

成都出版社

花落花开

图书馆

〔回〕李昌旭著



花开花落



李昌旭 著



494458



(川)新登字011号

责任编辑 尚之年

封面设计 邹小工

花 落 花 开

李昌旭

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(成都市十二桥街30号)
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25.25 字数 565 千

1993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ISBN7—80575—635—X/I—121

定价：15.80元

494458

十六

赵承甫急忙打开院门。

院门外，站着满头汗水的解放和满脸病容的李永志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骤然袭入赵承甫心中：“快，快进来！”

解放几乎是背着父亲跨进院门。

赵承甫匆匆关上院门，转身用手去帮忙搀扶着李永志，向堂屋走去。

赵承甫屋内。

“快、快把永志扶上床。”赵承甫吩咐闻声赶来的光远。

解放和光远把李永志扶在床上躺下。

昏暗的灯光，映着李永志苍白的脸，他轻声呻吟着，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。

赵承甫关切地：“永志，你咋病成这样了？”

李永志勉强一笑：“也没什么，老毛病犯了。”

“永志，我先去给你弄点吃的。”站在一旁的赵妻焦急地说。

“妈……我不想吃，一点都……都吃不下。”永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脸上显出困倦。

赵承甫：“那……你先睡，先睡一觉。”

堂屋内，赵家人和解放在灯下小声谈论着。

“爸的溃疡病犯了，人越来越瘦，东西吃不下，我和壮壮都急得不得了。”解放述说着。

赵承甫：“永志单位的人就那么狠心，也不给他治病？”

解放：“大概也给爸吃了药，总之病没好转，而且越来越重，后来就便血了。最后，还是壮壮厉害，不知怎么把爸从牛棚弄回来了。”

光远惊讶地：“他咋弄得出来呢？”

“少插嘴，听解放说！”赵承甫打断儿子的问话。

“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我问壮壮，他也不说。”解放脸上透出一阵不安，“不过，我从壮壮的神色看，事情搞得很麻烦，壮壮还说，家里无论如何不能呆，我们一商量，就连夜把爸送到这儿来了。”

赵承甫：“壮壮为啥不来呢？”

解放：“他想来，他和我把爸送到区上，我又叫他回去了。”

赵妻：“你就该让他来呀！”

解放：“我考虑，一来是妈在这儿……劳动，他脾气又急躁，弄不好反而给妈带来麻烦；二来奶奶也没人照顾，所以没让他来。”

赵承甫点点头。

李永志有气无力地半躺在床上，解放坐在床沿边，将米汤一勺勺喂到父亲口中。

院子里。

赵承甫吩咐昌华：“快，去把院门关上。”

昌华奔过去，紧张地朝院外左右一瞥，然后关上院门，插好门闩。

赵承甫扫视了一下坐在院内的家人，脸上出现了少有的严肃：“这件事，我要给全家打个招呼，永志来这儿养病，任何人不准走漏风声，谁要是说出去，我就不会饶他！”

几姐妹怯怯地望望爷爷，不约而同地点点头。

“爷爷，我就装成和平常一样，好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。”昌玲轻轻说了句。

“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赵承甫赞同地点点头。

赵妻担心地：“光亮要是知道了呢？要瞒他可能不行吧？”

“光亮知道了，本来没啥事。”赵承甫思索着，“我是担心他不留意让徐英也察觉到，这样事情就麻烦了。徐英她哥又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，弄不好……”

“可光亮迟早会知道的。”赵妻急切地说。

赵承甫犹豫了一瞬，说：“不管他，先瞒着再说。”

“爸。”脸上一直布满惊惶的光远开口了，“我担心，要是永志单位的人追来了，我们咋办呢？”

“追来了又有啥了不起？未必他们敢在家里搜查？”

“就是嘛！”昌玲插嘴道，“我就不信，他们敢像电影里演的日本鬼子那样，放火把我们屋子烧了。”

“你懂啥哟！”光远低声斥责女儿一句，随即又转向赵承甫说，“爸，我总感到这样做，提心吊胆的，太危险了，再加上淑花又在……”

“你说这话是啥意思？”赵承甫顿时来了火气，“你难道想托永志撵出门去，交给他们单位，让他拖死！病死！”

光远一下有些语塞：“我……又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要把事情想得周全些，免得影响……”

“你少给我吱吱唔唔的！你咋个想的，我还不知道，你呀，是怕受牵连！”赵承甫忿忿地盯着光远，“永志是哪号人，你比全家人都清楚，前些年闹灾荒，你们父女到李家，人家是咋个对你们的？桂贞病死了，永志寄钱，又来信安慰你，这些，你未必都忘了！”

“就是，姑爹对我们很好的。”昌玲瞥了一眼父亲，语调带着明显的不满。

“姑爹姑妈都好。”昌琦也补充道。

“看，看，连娃儿都比你懂事，比你有良心。你他妈知恩不报，还想把人家往火坑里推，你算个啥人啰！”

光远被父亲的话说得哑口无言，愧疚地垂下头去。

“好了，我再说一遍。”赵承甫慎重其事地强调道，“这件事谁说出去我找谁算帐。还有，退一万步说，纵然出了事，我担着，与你们无关！”

赵承甫屋内。

解放站在李永志跟前，望着父亲把药片放进口中后，连忙将碗里的水用勺子舀起喂进他嘴里。

赵承甫跨进房门：“解放，你爸还是吃不下东西？”

解放摇摇头：“早上喝了点米汤，都吐了。”

赵承甫焦虑地叹了口气。

堂屋内，赵承甫赵妻光远和解放默然无语地闷坐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被一片阴云笼罩。

半晌，赵妻开口道：“老汉儿，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啰，看来，还得想法给他看病。”

“我比你清楚。”赵承甫沉思着，头也不抬地喃喃道，“可怎么弄他去呢？白天去，要被人看见，晚上去，医院又关门了。”

解放焦虑地：“爷爷，爸今天又拉黑大便，说明胃还在出血呢。”

赵承甫看看解放，没有吭声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爸。”光远怯生生地望着父亲，“我想了个主意。”

赵承甫掉过头：“说，啥主意？”

光远迟疑了一下：“秀秀有个舅舅，是区医院的名中医……”

“是不是卢照安？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他是把好手。”赵承甫点了点头。

“我想，能不能让秀秀请她舅舅来家里给永志看病，这样就不会让人发现了。”

赵承甫眼中划过一丝微妙的神态，但很快，他便干脆地点头认可了：“行，那你就赶快去！”

光远刚起身，又被赵承甫叫住：“你等一等。”说着，他跨进屋内。

很快，赵承甫把包裹着破布的青花瓷坛捧了出来，他揭开坛盖，从里面抓出一叠大大小小的钞票，理了理，交给光远：“把这些钱给秀秀，就说……就说我们全家拜托她了。”

秀秀家。您去不样教，此列李”，重口开要凉，半

“那我……马上去。”秀秀说着站起身来。

光远：“你不是说，你舅舅处境也不好吗？”

“我想没事的，我舅舅对病人的要求从来不推辞，何况是我求他，就是有困难，他也一定会来。”秀秀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天这么黑，我陪你去吧。”光远望着秀秀说。

秀秀含笑“嗯”了一声。

山道上，光远和秀秀扶着卢照安匆匆行走，小马灯微弱的火光忽暗忽明，映照着凹凸不平的路面。

赵家堂屋。虽，舅舅个百表表”；不一下报改光

卢照安在灯下写完处方，放下毛笔：“这两剂药先止血，抓紧把药捡回来按时吃。”他说着扳着指头算了算，“明天、后天，八号晚上我再来。”

“谢谢了，谢谢了。”赵承甫欠着身子说，“永志的病没危险吧？”

卢照安：“当然不敢打包票，一般来说，这种病我还是有把握的。不过，现在药铺里，不是缺这味药便是缺那味药，我估计白芨这味药肯定捡不到。”

“舅舅，药捡不齐，药效就受影响了吧？”秀秀关切地问。

“当然啰！特别是白芨这味药，止血是有特效的。”卢照安想了想。又说，“我记得肖家湾的山沟沟里就有，只有自己去采一点。”

“舅舅，白芨我认识，明天我就去肖家湾采。”秀秀热心

地说。

“对，抓紧采一点，不过，记着连根都采回来。”卢照安说完，又对赵承甫点点头，“我走了。”

“慢走啰！”赵承甫转身吩咐光远，“去送送卢医生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去送。”秀秀说。

徐英跨进赵家院门，一眼看见在院角猪圈旁喂猪的赵妻。

“大婶，忙呀？”徐英招呼道。

“呃，你来了。”赵妻应着，旋即向屋内喊道：“老汉儿，小徐来了。”声音带着一丝慌张。

赵承甫匆匆跨出堂屋。

“赵大伯。”

“哦，你请坐，请坐。”赵承甫有些机械地笑笑，用手指了指院里的石凳。

徐英坐下来，问：“赵大伯，光亮一直没回来？”

赵承甫：“他不是说区上有事，这几天回不来吗？”

徐英：“我知道。我以为他忙完了，晚上要回来一趟呢。”

赵承甫：“你有急事找他？”

“不，没事。”徐英犹豫了一下，说，“我想问问，家俱做得咋样了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赵承甫有点心不在焉地说，“家俱这两天我没去催，听说……王二娃这段时间有点忙吧？”说着他把目光投向坐在一旁的赵妻。

赵妻一愣，随即仓促地附和道：“对，对，像是有点

忙。”

徐英纳闷地问：“赵大伯，前几天，你不是就说快做完了吗？”

“呃……啊，是快完了，只是……”赵承甫吱唔道，“只是差点装板，也不多，就几块。”

徐英有些困惑地望着心神不宁的赵承甫。

“爷爷！药煎好了……”昌琴奔出厨房，刚喊出一声，一眼看见背她而坐的徐英，吓得伸了伸舌头。

徐英：“赵大伯，你病了？”

“呃……小毛病，有点……”赵承甫连连干咳几声，“大概是伤风了。”

“大伯，要注意身体哟。”徐英关切地说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赵承甫说着，又咳了两声。

徐英看看表，站起身来：“大伯，那我就走了。”

“嗯、嗯。”赵承甫也站了起来。

屋内。赵承甫望着正给李永志喂药的解放说：“解放，不是我不让你去见你妈，她住的地方，对面不远便是生产队的屋子，进进出出容易被人看见，弄不好，反而会给你爸和妈添麻烦。”

解放：“爷爷，那我就晚上悄悄地去嘛。”

“何必去冒那种风险呢。”李永志插话道，“爷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你妈知道我来了，心头一定会着急，而且，有些情况现在又向她说不清楚。”

解放：“可是壮壮临走，一再叮咛我，要去看看妈。”

李永志：“壮壮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可你妈目前的处境……”

我看，你还是暂时不要去吧。”

李解放不吭声了。

夕阳坠落在山坳中，残留一片灰白的光芒，丝毫让人感受不到晚霞的灿烂和辉煌。

李解放倚在院子的门柱上，望着远方的山野出神。

壮壮和他自己的声音在他耳边交替响起：

“不，我一定要和你一道去！”

“壮壮，我答应你，一到那里就去看妈，然后马上给你写信。”

“那你说话要算数！”

“向毛主席保证！”

解放心烦意乱地叹了口气。

“大哥，你在想啥子？”不知何时，昌玲已站在他身后。

“没想啥。”解放转过头。

“骗人。”昌玲友好地笑笑，“我看你心里有事，是不是在想姑妈？”

解放：“没有。”

“又骗人！你和爷爷姑爹讲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”昌玲机灵地放低嗓音，“大哥，吃了晚饭，我带你去姑妈那儿，有条小路，可以绕过生产队队部，我每次给姑妈送东西，都走的那条小路。”

解放眼含忧虑地：“可爷爷不让去。”

“我不会告诉爷爷和姑爹的。”昌玲说完，又补充道：“除了你和我，连鬼都不让他知道。”

解放放心地点了点头。

昌玲领着解放，在一片灌木丛中穿行。

远远地，已经看见了仓库的全貌。昌玲停下来，左右扫视一眼，然后向解放吮吮嘴。

解放快步朝仓库奔去。

仓库内，淑花正烧火煮饭。

“妈！”一个很轻的声音传来。

淑花一抬头，发现站在门前的解放。

“解放……”淑花怔怔地喃喃道，她几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了。

“妈——”解放冲到淑花跟前。

“解放！”淑花起身搂住解放双臂，过分的激动，竟使她半天说不出话来，“你……你是……啥时候来的？”

解放：“来了……几天了。”

“奶奶呢？”

“奶奶还好。”

“壮壮呢？”淑花连连问道。

“壮壮也好，听话多了。他还让我问候你，叫你注意身体。”

“呃、呃。”淑花连连点头，“那你爸呢？”

解放略一迟疑：“爸也来了。”

“你爸来了？”淑花惊讶地瞪大眼睛。

赵承甫坐在李永志床边的椅子上，脸上露出焦急：“吃了

晚饭就不在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”

李永志思索道：“他会不会是去他妈那儿呢？”出去转了一圈，“看来八九不离十。”赵承甫说。

李永志有些愤怒地：“这孩子，打了招呼也不听，回来非教训他一顿！”

“算了算了。”赵承甫感慨地摇摇头，“解放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，哪有儿子不想见妈的道理，何况就在眼皮底下。只是……但愿不要让人碰见，特别是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。”

李永志叹息道：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光凭感情办事，太不成熟了……”

仓库里。

淑花满脸泪水连声抽泣：“解放，你爸病得那么重，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！”

“妈……”解放万般为难地说：“我来看你，都是瞒着爷爷和爸，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完全是为你和爸好，你再去，万一让人察觉，我就惹出大祸了。”

“可是，妈心里放心不下呀！”淑花哀求道，“解放，我就去一次，啊？只去一次，我等天全黑了再去，不会有人看见的。”

解放迟疑不决地望着淑花。

“解放，”淑花继续哀求，“你爷爷和爸要说，也不会说你，我就说我自己来碰上的……解放，你不让妈去，妈今晚怎么也睡不好啊……”

解放望着可怜巴巴的淑花，只好点了点头。

徐英从生产队办公室出来，一眼看见解放急急慌慌地从仓库走出来。

一股警觉地神光从徐英眼中闪过，她略一思付，便急步追去。

山道上。

徐英快步追上解放，叫道：“同志！”

解放停下脚步，转身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女人。

“你从哪儿来的？”徐英客气的问话中，含着盘查的意味儿。

解放：“我……到这儿玩的。”

“玩的？”徐英晃着头，“不对吧，那个破仓库里，会有什么好玩的呢？”

解放：“我顺便进去看看。”

“大概不是顺便吧？”徐英上下打量着解放，“你不像我们当地人，也不是这个生产队的，怎么能随便在这儿乱窜呢？说罢，你进仓库里究竟干什么？”

“真的，是顺便看看。”解放眼里透出戒备。

“你不说实话，就请到大队部去说清楚！”徐英严肃地说。

解放一下有些慌乱。

徐英更感疑惑了，便催促道：“走吧！”

“我……真的没干什么坏事。”

“干没干，去了就清楚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解放无可奈何地说，“我是去仓库……看我妈。”

徐英一惊：“你……是李解放？”

解放点点头，眼中涌出惊诧。

徐英紧绷的脸松弛下来：“问你，你咋不早说呢？”她缓和地笑笑，“啥时候来的？”

解放迟疑了一瞬，说：“刚来。”

“一个人来的？”

解放瞟了瞟徐英：“一个人。”

徐英友好地：“走吧，我也要到你爷爷家去。”

解放眼中仍留着疑虑。

“还不放心？我是你光亮舅舅的……咋说呢，”徐英腼腆地笑笑，“应该说是未婚媳妇吧。”

夜色渐渐浓稠了。孤零零的仓库，在夜幕中像一座古堡。

徐英和解放跨进院门，正碰见昌琴端着药碗从堂屋内走出。

“昌琴，你爷爷呢？”徐英问。

昌琴脸上闪过一丝紧张，忙掉头向堂屋内吼道：“爷，徐嬢嬢来了！”

赵承甫急匆匆地迎出来：“坐、请坐。”他将徐英让到堂屋坐下，又下意识地瞟了瞟亮着灯的正房。

仓库内，淑花亟不可待地看着手表，脸上露出难以遏制的急切之情。那神态里，掺合着为丈夫病况的担忧和期盼夫妻团聚的激动……

堂屋内，赵承甫和徐英对坐着，气氛显得很和谐。

徐英：“赵大伯，刚才我去王二娃那儿看过了，他说家俱早就做好了。”

“完了吗？哦、哦……”赵承甫心不在焉地点头，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“他还说，他碰见过你，给你说过，催你早点去抬回来呢！”徐英又补充道。

“对，是像说过的……”赵承甫自顾自地吸着烟，“看哪天抽时间，去把家俱搬回来。”

没有什么话可说了。徐英闷坐了一阵，站起身来。

赵承甫微微一惊。

徐英绕过桌子，走到正在看书的昌玲身边问：“你解放哥回来了，陪他去玩了吗？”

昌玲：“没有。”

赵承甫斜眼望着徐英，略一思索道：“小徐，你喝茶呀，都凉了。”

“呃。”徐英应着，又走到桌前坐下，端起茶杯。

山道上，淑花匆匆忙忙地走着。

厨房内，解放和光远轻声嘀咕着……

淑花爬上缓坡，登上保坎。

“淑花！”黑暗中，传来光远的声音。

淑花停住脚步。